

元
割
斟

嚴敦易著



難佛印，懺悔而罷。四折四折無楔子，正末主唱，扮蘇東坡。題目正名曰：『雲門一派老婆禪，花間四友東坡夢。』

按本劇，錄鬼簿曹、尤諸本，於吳昌齡名下劇目內，皆未加以著錄。太和正音譜則於吳氏名下，著錄東坡夢一本。元曲選卷首從之，並以張天師移置首列，東坡夢次之，這自然是臧刻並收此二劇之故。及天一閣鈔本錄鬼簿出，那裏面東坡夢却是著錄的，其題目正名僅註上句，云：『雲門五派老婆禪』，與元曲選本相差一字，下句則不知是否一樣？『東坡夢』三字是不成問題的，同與不同，只是『花間四友』四字。天一閣鈔本錄鬼簿中，題目正名記註不全，並與簡稱的劇目不符（多是只註了上一句），例子儘有，如關漢卿之切膾旦註作：『夜半賺金牌』，李文蔚之燕青射雁註作：『長東院宋江接應』等皆是，這似並沒有什麼疑義。這東坡夢當即係和元曲選刊傳的同爲一本。矧上句僅『一』字與『五』字之微異，尤不能謂爲兩歧。這『一』字和『五』字，二者必有一誤。本劇一折混江龍曲有云：『直將這一心參透，五派禪分』，佛家禪宗，南北共有五派，計分：禪仰、臨濟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這五派，故曲云：『五派禪分』。度柳翠劇第一折點絳脣亦云：『自從五派禪分』。雲門一派，創始於五代時文偃禪師，如從雲門而言派別，似以『雲門一派』爲合，『雲門五派』則有語病，蓋雲門是五派之一，而不能概括五派也。佛印是不是習的雲門一派之禪，未悉其詳？這題目所云，應是指第四折問禪之關目而起。曲海總目提要卷二東坡夢條，對於本事曾有攷證，他以爲：東坡與佛印參禪，事在金山，而不在廬山，白牡丹則似暗用琴操事。惟參禪一節，並不是劇中主題所在，花間四友之夢，更是無甚意致的牽合，其中心骨幹，是蘇東坡想魔障佛印，

而未得達到目的，故主體人物，實際是佛印而不是東坡。題稱東坡夢，便似反把佛印降做陪襯地位了。關於佛印事，在元明之際，當自有他的一些流佈的傳說。醒世恆言第十二卷，佛印師四調琴娘，內容結構，與本劇雖並不全同，却顯然是出於一個差近的來源，琴娘完全就是白牡丹的影子。至於話本與雜劇，相互間的影響關係，則或不易言之。如本劇確係元吳昌齡之原作，可能恆言竟是就本劇之故事加以改寫的。

這樣說，是本劇或許有不是元吳昌齡原作的一種看法。

按錄鬼簿續編於楊景賢名下劇目，著錄有待子瞻一本，題目正名曰：牡丹嬌風魔禪衲，佛印燒豬待子瞻。此一劇目，太和正音譜楊景賢名下，無有。依其題目正名觀察，和這本東坡夢，似乎太相像了。我們雖然可以說，楊景賢是也採用了同樣的題材及傳說，或是另作了一部『旦本』的『次本』，以白牡丹為主唱角色。但稍深入地研想，頗覺不能無疑，這本東坡夢，會不會實質上竟是楊景賢的那一本待子瞻呢？

這個懷疑，有正負兩方面。

從正的方面講，續編所記，待子瞻的題目正名，既整個概括了本劇全部的情節，簡賅明確，比現有的題目正名要合適得多。就是『次本』罷，沒有這樣地相近的。而且題稱待子瞻，是用佛印為主體，東坡為陪襯，也更覺相宜一點。何況待子瞻的一節，曾於劇中明明點出。本劇一折敘東坡不喫素齋，要進酒肉，佛印教行者下山，去俗人家去沽買。行者向『古門』作了一番宰豬的科諢。佛印向東坡說了兩句

云：『學士，當日遠公沽酒謁陶潛，今日佛印燒猪待子瞻』，東坡答云：『小官續上兩句：蘇軾焉敢效昌黎，佛印如何比大顛？』這裏當即是所謂『佛印燒猪待子瞻』的關目。這句話另有所本，調諷篇云：①

東坡喜食燒猪，佛印住金山時，每燒猪以待其來。一日爲人竊食，東坡戲作小詩云：遠公沽酒飲陶潛，佛印燒猪待子瞻。採得百花成蜜後，不知辛苦爲誰甜？

這就是關目所從來。輟耕錄所載『院本名目』『諸雜大小院本』中，有佛印燒猪一本，應亦即此事。至武林舊事所載『官本雜劇段數』中之白牡丹爨，是否爲牡丹嬌風魔禪納之前身，則殊未能臆斷。如以此數關目，即『佛印燒猪』『牡丹魔障』等，和『東坡夢』這一名目牽合連繫起來，在原則上論，是距離甚遠的。即以現在的題目正名：『雲門一（五）派老婆禪，花間四友東坡夢』言，這些和上面的情節，又有什麼係屬呢？又怎樣能表示出主人公是佛印，不是另外一位和尚，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白牡丹呢？以蘇東坡與僧人爲題材的雜劇，後來儘多編寫者，也是園雜劇黃蕩園『待訪目』中，宋朝故事有蘇東坡誤入佛遊寺一種，已佚。如果拿這兩句硬派做是佛遊寺劇中的，豈不也很可通麼？所以，本劇很可能是待子瞻的本來面目，但附會地改題作東坡夢，算是吳昌齡的原作，因此連題目正名，也隨着更改了。

此外應該提到的，便是『花間四友』的一點。照說，『花間四友』當是鶯、燕、蜂、蝶，像本劇中的桃、柳、竹、梅，有些本身便是『花』，如何還能稱做『花間四友』，甚爲不倫。古今雜劇中，題稱史九敬先作的老莊周一枕蝴蝶夢，裏面四友的關目，與本劇極有相似處。而原作名花間四友莊周夢，實則那本莊周夢是雜奏的東西。②又上條所論，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劇中，有梅、菊、荷、桃之出場，正是具體而微的四友

一類。太和正音譜王子一名下，有鶯燕蜂蝶一本，元曲選卷首改稱花間四友。朱有燬用這些套子，更熟極而流，多不勝舉。綜括一句，這所謂「花間四友」的鋪敘，就風格及例證來驗判，都好像不是初期元劇的氣韻和作風，這正恐是元末明初，才甚見流行的雜劇中之濫調。前面已經說過，「花間四友」之魔障東坡，是沒有什麼意致的，與劇情之進展，也沒有多大的關連。設張天師及東坡夢之今傳本，果皆爲吳昌齡原作，除了內中有一種題名明標「花間四友」，同於史九敬先外，吳氏對於「梅、菊、荷、桃」，「柳、竹、梅」等等的仙女象徵化關目，到真是很爲偏嗜，而不憚煩重複一用再用，和後來的作者取同一興趣的，那吳氏委實不免是近於無聊的庸俗作者了。

二折中的月兒高小曲，係自唐伯虎的散曲中摘出，明是增入，決非原文。這是本劇曾經過了按行潤改的證據，擴而大之，亦是非屬吳氏原本，以至非屬楊氏原本之證據。大概今傳本，應亦係從內府本出爲多。這支增入的月兒高小曲，亦即「花間四友」所唱。「花間四友」的登場，在搬演上，是需要的，他可以調劑雜劇的單調性，而使場面熱鬧活潑一些。其原始的創造者，設是史九敬先，在莊周夢上面使用了他；如是吳昌齡，在東坡夢上使用了他，原則上亦都未嘗不可，自然，今傳本莊周夢與東坡夢是否他們的原本，那却是另一問題。

不過，從負的方面講：這本東坡夢疑是楊景賢的待子瞻，倘天一閣鈔本錄鬼簿，也像其他諸本錄鬼簿一樣，並無東坡夢一目的著錄，就要顯出格外有力，甚至可以消滅這個負號了。他既曾著錄，尤其題目正名，雖不完全，但上句除一字之差外，竟相吻合，這種情形，又當如何解釋呢？我們向來是假定錄

鬼簿續編的作者，和替錄鬼簿補註題目正名者，爲一個人的，是賈仲明，或另外的一人？倒沒有多大出入。續編既然於待子瞻目下，註了另外的題目正名，而於東坡夢下，則註了和今傳本上句差不多雷同的一句。若然，則顯明地，待子瞻應和東坡夢是兩個不同的本子。倘今傳本東坡夢即是天一閣鈔本錄鬼簿所題註的一本，那麼，他也就決不可能是待子瞻所改頭換面的了。從論理上剖析，這種反駁是具有相當理由的。

要主張這本東坡夢實即係待子瞻一說的能够成立，應先給予這個理解滿意的答覆。我們現在所能找到的，是：（一）也許雲門一（五）派老婆禪是吳氏東坡夢的題目正名，那是不錯的；但他可能不是佛印被白牡丹纏障的故事。後來既然拿待子瞻代替東坡夢，頂了他的名字，並改換題目正名，那索性就用了原來的，豈不更好，天衣無縫。尤其待子瞻也有參禪的關目，配合無間，便更像是吳氏的東坡夢了。（二）當日註補題目正名時的失誤。這是在東坡夢目下，只有一句，並不完全而引起的。況且其他錯誤的例子也儘有。^④我們不能想像，待子瞻在當日已有幾種不同的本子，和不同的題目正名，惟這一句雲門一（五）派老婆禪，或竟是題目正名中四句的前二句裏面的，亦未可必？（或爲第三句，禪和瞻相叶。）因爲他是敘東坡事，註者曾當作是東坡夢，不知怎的，寫了其中的一句，便覺察而輟止了。（三）天一閣鈔本錄鬼簿，原不能就算是錄鬼簿唯一的最先的定本，祇是材料較多，時期較早，稍爲可靠而已。他所由來的祖本，增註添改的一類事，是不易保證其沒有，或者也是應該有的。又安知吳氏東坡夢目下，不是明代有人依據了至遲在嘉靖年代，就已改頭換面了的今傳本東坡夢，替他加上的呢？（天

一閱鈔本只是明鈔，並未確定其鈔的年代。）以上這三項的任何一項，雖都可以做這懷疑的負的方面的答覆，但老實地說，並不是毫無遺憾的肯定的說素，故此，這問題也尙不能便就此視為信讞。

元劇作者中，在現今說起來，吳昌齡或者要算是一位遭際最不好的人之一。六大本的雜劇西遊記，已經從他的名下被褫奪了。張天師夜祭辰鉤月，游移是否之間，也成問題，如這本東坡夢又不是他的，這麼一來，他就變成並無一本整個雜劇流傳存在，空無所有了。西遊記或爲楊景賢作（？），東坡夢若確爲待子瞻之改題，他和楊景賢二人之間，似獨多張冠李戴的公案，『一爲己甚』，況乃兼之，尤爲湊巧和有趣味之至。

① 玉春堂堂名，在本劇第三折松神口中凡二見，但他處則未見道及，似此玉春堂及松神之關目，或可能自他劇襲湊而來。這和今傳本莊周夢之三曹官捉拿四女，同一機杼，誰模擬誰？或皆另有所自？現未能確指。

② 見曹繡君游戲文學叢刊下嘯嘯詩話所引，文明書局版。

③ 參閱前八莊周夢條。

④ 這月兒高『謾折長亭柳』小曲，據沈自晉南詞新譜卷一所載，爲唐伯虎之散曲。這可旁證其輸入時期，應在正德時或以後，在嘉靖年間的寶文堂書目，著錄了兩本東坡夢，有一是今傳本的祖本，大約是可信的。本劇如係從待子瞻改題，其時期諒亦不出正、嘉之後。

⑤ 如『錯列』，鄭廷玉的後庭花題目正名放在金鳳釵下。『複見』，三戰呂布、靈春園等的題目正名二本均相同。至於錯字、誤繕、漏缺之多，就不必提了。

四十四 張生煮海

張生煮海，元曲選癸集下本。孟稱舜柳枝集亦有之，未見。孟刻在臧氏之後，多依臧本，故似不致有什麼同異。本劇其他戲曲總集皆未嘗收錄，晁璉寶文堂書目有沙門島張生煮海一本，全題與臧本同，當即爲其祖本。

這是一篇龍女和人的戀愛劇，略敘：張羽字伯騰，潮州人氏，閒遊海上，至石佛寺，謁法雲長老，借寓讀書。夜分撫琴，東海龍神第三女瓊蓮，與梅香翠荷，來寺聽琴，遂相款洽，約明年八月十五日至其家，招之爲壻，以鮫銷帕爲信物。一折張隨女行，踪跡至海邊，遇秦時女仙毛女，告以她係龍宮之女。這女仙係奉東華仙所託，以銀鍋一隻，金錢一文，鐵杓一把，令張用杓舀海水在鍋中，置金錢於內，每煎一分，海水去十丈，藉以威脅龍神許婚。張遂至沙門島煮海。二折海水滾沸，龍王急請法雲長老往勸張羽。張以招壻爲條件，隨法雲入海。三折張入海後，晤瓊蓮，並告龍王以二人曾相見之原委。東華仙至，稱二人本係瑤池金童玉女，思凡下界，以返歸仙位作結。四折四折無楔子。題目正名曰：『石佛寺龍女聽琴，沙門島張生煮海。』全劇一、二、四折正旦主唱，一、四兩折扮瓊蓮，二折扮毛女，三折則易爲正末主唱，扮法雲長老。爲元劇中破壞了四折由一個角色主唱之一例。

張生煮海一劇，錄鬼簿於尚仲賢及李好古二人名下，皆曾著錄。天一閣鈔本於李氏名下，註：『二

本『兩字，尙氏名下則註：『次本』兩字。其他諸本並無此註。依此論列，似李好古之時代，實在尙仲賢之前，故將尙氏所作，明標『次本』。不過天一閣本的次第，李氏係在尙氏之前，或從順序逕註，別無用意。惟此註之外，這二本都未詳註其題目正名，連全題都沒有。即其他曹、尤諸本錄鬼簿，也僅有張生煮海四字，並無『沙門島』字樣，如今本之題稱者。太和正音譜亦於李、尙二氏並錄張生煮海一目，但次序李在尙後，皆註稱：『二本』。元曲選卷首，於尙氏本劇的同樣標目下，無『二本』兩字，然又稱尙氏雜劇共十本，就臧氏實以『二本』當做兩本雜劇之編例言，可知實爲漏註。於李氏目下則仍照錄『二本』兩字。臧氏委係弄不清楚這兩個字的確切意義的。元曲選中所收本劇，却題稱『元李好古撰』。

如上所敘，我們知道元雜劇中，張生煮海，計有李、尙二本，而今傳本題稱李氏所作，對於這一點，該不該向臧晉叔表示信任呢？按天一閣本錄鬼簿，賈仲明吊李好古詞，有云：『煮金海張生故』，於李氏特提此劇，似亦可作爲依據。但吊詞原多摭拾劇名嵌入，辭極膚泛，未見得即可用充佐證。最可惜的是，天一閣本錄鬼簿，在李、尙二目之下，竟都未註題目正名，讓我們一些捉摸的地方全沒有。不過話再從另一方面說回來，似乎當日爲天一閣本錄鬼簿補註題目正名的人，他或許實未曾見到那張生煮海的雜劇，所以才在兩本名目之下，都留了空白。非僅此也，就連其他諸本錄鬼簿也沒有本劇的全題，祇簡稱張生煮海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換言之，這很顯著地表示出在元末以及明初，這兩本張生煮海或俱已亡佚，而並不存在。這樣，對於今傳本來講，或者還不僅祇是確定他應不應繫諸李好古的問題，甚至兩者都不是，而屬於後來的擬作，亦正殊未可定。

況且，第三折之忽改用正末法雲長老主唱，更終覺有些破綻和疑問似的。

前曾於論三戰呂布時，提起本劇第三折的例子，說今傳本的旦唱一套，也許是在第三折中遺佚了，或爲元雜劇中，不祇有『末旦頭折』，亦有末旦以下各折之現象。那原是一種隨便的聯想，仔細思攷一下，這類推衍，似與『末旦頭折』之果否實有其事一樣，頗難成立。這全劇不由一個角色主唱到底，闢入其他角色主唱一折的情形，實與恐係晚出的生金閣一劇相同。○顯示着元劇規律破壞後的成果，和自然演進的趨勢，不一定要死板地遵守舊的型式，而適應着編寫時的意欲和便利。再則，又不免表現了劇作內容的近於粗率，而不求精整。依本劇劇情開展來說，第四折便有草草了事的感觉。一、四兩折，正旦扮龍女瓊蓮，二折扮毛女，第三折沒有旦色登場的戲做，大概便是改以正末扮法雲長老主唱之故。其實這第三折，未嘗不可仍由龍女瓊蓮主唱，關目敘煮海之後，龍宮不安狀況，因告父遇見張生之事，斷爲事由涉己而來，龍王乃請長老勸阻。如此敷演，豈不較現在之結構爲優，又何必硬由正末插入，來主唱一折。這種狀態，似係急於編撰，約略分妥各折提綱大要，匆促寫成，不肯詳加斟酌的結果。後來內府編演各劇，草率之況，就更爲變本加厲，有的竟彷彿是流水帳簿了。所以，這三折的特殊，亦正說明了他並不是元人舊本。另有一個解說，也是不妨提及的，那是本劇可能有雜揉湊合之嫌。蓋李、尚二氏同名之劇作，照所了解的例證，理應一爲『末本』，一爲『旦本』，那麼，會不會其中滲入了另一位的一折在其間呢？這似乎完全是虛空的想像，既沒有任何的跡象，也並無任何足以合理地構成此一主張的憑藉。

我們再可以舉出幾點後來擬作的疑似處來：（一）用金童玉女的關目，這一套在雜劇中應用而習見的，如金安壽、嬌紅記、甌江亭諸篇所宣示，好像是到了明初的作家，才在作品中見之於流行的時尚的風氣。在這以前，元劇中恐未曾見過的。況龍女已非凡人可比，再添上玉女思凡譎降的話頭，尤爲蛇足。（二）本劇第一折龍女聽琴，在雜劇中也是極俗濫的關目，西廂以後，鶯梅香有聽琴，又有秦脩然竹塢聽琴，恐非白樸原作的東牆記，也有董秀英聽琴，⑤更無庸說關涉到卓文君本事的了。本劇聽琴的曲文，頗多抄襲模擬西廂之處，韻脚也用『東鍾』，與西廂同，如鶯踏枝、寄生草等支，翻版的痕跡，顯然昭著。自然鶯梅香的曲文，同樣的也多撫摹西廂的地方，我們不能因此即云其非鄭德輝之作，這層或不必過於着重列論。但一齊附着於上述的若干置疑項目之內，我們似須予以攷慮：這一本沙門島張生煮海，和天一閣本錄鬼簿未註題目正名，其他各本復無全題的張生煮海，亦即李、尚二氏原作之一，究竟是否一體？有無血緣的關係？他不是李、尚二氏原作之一，而或有假借頂替的情形，這等說，也絕非差無風影的。

不過，在還不能較深入的獲得參證之前，這尙不能率爾下斷，也許暫時還只可止於『存疑』。所云較深入的研討，是指的本劇的題材，我們如曉得了他的淵源遞變，便可倚賴他幫助些微的啓發，甚至可以做一個大證見。

但是，對於本劇題材，我們却竟昧無所知，除了今傳本提供的情節外，還不知道他的源流出處究在那裏。

按武林舊事『官本雜劇段數』中，關於龍女與人戀愛事的題材，著錄名目者，爲柳毅大聖樂及鄭生遇龍女，但並無『張生煮海』。柳毅事，人所熟知。『鄭生遇龍女』，當爲鄭德璘事，見太平廣記卷五百十二，及豔異編『龍女傳』中。③本劇一折張生詩云：『有緣有分能相遇，何必江皋笑鄭生』，這鄭生應便是指的鄭德璘，用以比況。輟耕錄所記『院本名目』中，『諸雜大小院本』項下，則有張生煮海一目。故『張生煮海』故事，戲曲中採用，在南宋之前，或尙未有，他的流傳，可能始自金、元之際。『煮海』二字，舊籍中原皆作爲『煎鹽』解，然此處連用，此義自覺不倫。馬致遠薦福碑劇第三折鮑老兒曲云：

當日個七箇女思凡養着俺這秀才，那其間可不好霹靂了天靈蓋。古廟裏題詩是我罵來，我不曾學了煮海張生；怪我腹懷錦繡，劍揮星斗，胸捲江淮，饒你衝開海嶽，磨昏日月，崩蹋山崖。

其中題及『煮海張生』，——這是元劇中僅有的兩處題及之一（另一處是白樸的牆頭馬上第二折牧羊關『一箇張生煮滾東洋大海』）。薦福碑的故事是張鎬廟中題詩，得罪了龍神，在他要搗售碑文時，將碑擊碎，上曲正是張鎬怨艾龍神之語。裏邊既提到『煮海張生』，是則『張生煮海』之爲人與龍的交涉，味辭意且爲龍一方面不佔便宜的交涉，可得旁證，不至疑爲其他情事。惟是否和今傳本所敘的故事一樣，殊尙未便判斷。我曾試就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『龍』部，詳爲檢閱，並未查得與『張生煮海』事有關係影響者。圖書集成雖不能算是頂頂詳盡無遺的類書，但茫茫故紙，要尋找到『張生煮海』的原來出處，似不易發見頭緒。薦福碑劇中，用龍的故事，頗多冷僻者，如同折滿庭芳曲云：『把似你便有牙爪近取那澹臺』，一煞曲云：『我問甚麼青龍洞求財』，及前引之『七箇女思凡養着俺這秀才』（曲海總目提要卷

二張生煮海條引柳宗元扶風馬孺子事，也許和這『女思凡』有關。均是。故『煮海張生』之典，自亦同樣冷僻。那一句說到『思凡』與『養秀才』，抽象地說，與張生煮海今傳本劇中梗概，亦差相類似。設此鮑老兒一曲所述，果竟悉以『煮海張生』來與張錦之事對比，則既云『七箇女』，又曾『養着秀才』，則故事的内容，跟今傳本劇中，或要有相當的差異。曲海總目提要卷二，張生煮海條，有云：『元人作，事出小說，在疑信之間』，這小說不知究何所指？曾疑或出於太平廣記，但檢廣記『龍』部，亦未見相似之記載。既云『疑信之間』，則此小說似非其真正的源流可知。提要除此語外，並沒有仔細說到他的淵源所自，所攷證的幾點，都瑣碎而微細。關於毛女，提要曾引劉向列仙傳，陝西通志及投轄錄（皆圖書集成轉引）亦載之。毛女所在地，係長安與西嶽華山，劇中將她拉扯到東海邊沙門島來，用事實覺牽強得很。大概祇是爲了第二折安插一位女仙，便於正旦主唱罷了。她和『張生煮海』原始的故事，或不致有太大的關聯。截至現在止，以我的淺陋寡聞，對於這個出處何在？終還在摸索之中。原希望找出這故事的娘家後，如果本劇的情節，跟傳說的本來面目，有過份的不符合，或檢直兩樣，那明人僞託的猜測，也就可以多了堅強的立足點。但既結果如此，目前所申論的，便不能再進一步。

『煮海張生』的故事，既難從書本中發現他的根柢，據我的臆度，或許他竟是流行於金、元時代的一種民間傳說。沒有書本中的記錄，但甚見於口頭傳佈，爲世俗所稔知。正如元雜劇中所常常提到的『趙杲送曾哀』、『高鳳漂麥』等等一樣。故雜劇中乃用以爲喻。（薦福碑中所說關於龍的冷僻故事，亦復相同。）今傳本所敷演的情節，是否和原來的民間傳說合符，雖未可知？如無今傳本，則這『張生煮』

『海』的故事，或也和『高鳳漂麥』等相似，僅存其名，完全無由想像了。照現知的梗概，張羽用堅決強迫的手段，使龍神屈服，應允他婚姻的要求。龍是傳統地被作爲封建統治者的帝王的象徵的，所以這裏面潛伏着很強烈而深刻的反抗和嘲笑的意思，披着神話的外衣，這極接近於民間傳說蘊涵的智慧的實質。也或是不見於書本的原因之一。我想，這大約是可能的一個懸想。如係民間傳說，其流佈的地域，當也不出近於沿海的一些地區。尚仲賢是真定人，做江浙行省務官；李好古是東平人，（天一閣本錄鬼簿如此說，其他諸本則云：『保定人或西平人』，西平應是東平之誤。）山東和江浙都是沿海的省區。他們二人，採擇了這民間傳說，寫成雜劇，於情理亦不相悖。今傳本即非尚、李二氏原作之一，該總多少保存了一些殘留傳說的影子，或許大體上，情事的輪廓是差相髣髴的，那就竟不妨這樣說了。

尚仲賢另有一本龍女和人的戀愛雜劇，柳毅傳書，今存。劇中很忠實地根據唐朝李朝威的原作傳奇文抒寫，甚爲謹飭，絲毫未增飾闕目，文字也不甚動人，曲白中更未有涉及『張生煮海』之事者。以風格言，兩劇亦殊不相類。這可以說明疑今傳本爲尚仲賢作，或難鑿合。雖同爲龍女之事，兩者情節頗有距離，這對於妄測尚氏名下的一本張生煮海，或爲柳毅傳書之訛舛的複見，遂逕以此劇歸之李好古的想法，也是無庸齒及的。

朱有燬香囊怨劇，數雜劇名目，曾說到『做一個狂夫呵，有煮海生』（一折那吒令）。下面說這雜劇『是秀才每不仁不義，也不好』。④這裏所見的張生煮海，是尚、李二氏的原作，抑或是今傳本？無從猜

想。朱有嫩說是『狂夫』、『不仁不義』，除非尚、李二氏的原作情節不同，這似可證明前述這故事之具有反抗嘲笑統治階級的觀點，是不錯的，所以身為帝室血統的藩封周憲王，就對它發出詛咒。

綜上所論，總結起來，這本張生煮海（一）是否李好古撰的？或有推敲；（二）是尚仲賢作的，恐不可能；（三）兩俱非是，似為明初人所偽託，『雖不中不遠矣』，然確定則尚有待。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收束。這個完畢了，附帶在這裏，我們可以敘說另一樁故事的考訂，這一考訂，與龍女和人的戀愛，以及元劇本事之探討，都有關係的。

本劇一折六么序，篇曲文，有云：『抵多少盼盼女詞媚涪翁，似良宵一枕遊仙夢；『盼盼女詞媚涪翁』，用典也較隱僻，涪翁似是指黃魯直。按徐鉉詞苑叢談卷七『紀事』，有一則云：

山谷過通帥，有官妓盼盼，帥嘗寵之，山谷戲以浣溪沙贈之云：『脚上鞋兒四寸羅，唇邊朱麝一櫻多，見人無語但迴波。料得有心憐宋玉，低徊無奈楚襄何，今生有分向伊麼？』（盼盼即筵前唱憶秦娥詞侑酒，詞云：『年少看花雙鬢綠，走馬章臺絃管逐，而今老更惜花深，終日看花看不足。坐中美女顏如玉，爲我同歌金縷曲。歸時壓得帽簷欹，頭上春風紅簌簌。』）

山谷這首浣溪沙詞，宋六十名家詞中山谷詞不載。（叢談此則，來源出於何書？待查。）從這條所記看來，所謂『盼盼女詞媚涪翁』，似即指此事，這詞便是侑酒的憶秦娥詞。但是，這故事和龍女與張生之相戀，有何關係呢？曲文是龍女瓊蓮所唱，其意似以盼盼自喻，而以涪翁影指張生，然而照上文所引盼盼和山谷的故事言，太平凡簡單了，簡直與劇情是風馬牛不相及。故我以爲這一句曲文，恐決非此

事。雜劇用事，雖確與黃氏有關，却應是另外一件。

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：

黃魯直登荊州亭，柱間有詞，調似清平樂令，詞云：『簾捲曲闌獨倚，山展暮天無際。淚眼不會晴，家在吳頭楚尾。數點雪花亂委。撲鹿沙鷗驚起。詩句欲成時，沒入蒼烟叢裏。』魯直悽然曰：『似爲余發也。』筆勢類女子，又有『淚眼不會晴』之語，疑其鬼也。是夕，有女子見夢曰：『我家豫章吳城山，附客舟至此，墮水死，登江亭有感而作，不意公能識之。』魯直驚悟曰：『此必是吳城小龍女也。』

原文以下尚有記吳城小龍女與朱某宿緣之事，文長不具錄，與這裏討論的主題也無涉。^④這也可算是『詞媚涪翁』，但題詞者是吳城小龍女，她和龍女瓊蓮，正是同類，黃魯直與張伯騰，都是文士，所以從瓊蓮口中道及，用以比方自己的遇合，語意便完全吻接了。依夜話，吳城小龍女和黃魯直，並無戀情關係，但大概自有另外的一種傳說。（上文附客舟墮水死云云，不像龍女身份，但後文所記，確是龍女，連姓朱的前身，也是南海龍王的幼子，這故事全部輪廓，愉快迷離得很，或亦源自民間之口述。）她的名字，夜話也未載，據雜劇所稱，她是喚做盼盼的，也許竟是姓劉。關漢卿所作雜劇，有劉盼盼鬧衡州一本，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簡稱鬧荊州，太和正音譜作鬧邢州。基於上述的啓示，我們當能推定『衡』『邢』兩字，均爲『荆』字之誤，他的全稱，應是劉盼盼鬧荊州。吳城小龍女事，發生在荊州，『詞媚涪翁』的，又名叫盼盼，於以可證這鬧荊州劇，當即衍此事。男主角是否山谷？或爲朱某？則未能妄言。^⑤劇雖遺佚，本事的踪跡，却得以一部分探明了。這題材在戲曲裏面，並不陌生，查輟耕錄所載『諸雜大小院本』中，

已有劉盼盼一目，南詞敍錄『宋元舊篇』中，也有劉盼盼一本南戲。劉盼盼的佚曲，宋元南戲百一錄與南戲拾遺二書中，均有收載。惟據佚曲看來，劉盼盼是平康中人，這似與叢談所記較合，而與夜話之吳城小龍女不甚相同，假定男主角是黃魯直的話。他全部故事關目，雜劇與南戲，均不可得知其詳，我們自然不能說劉盼盼的故事，一定要與冷齋夜話所記髮髻，不脫離其簡略的範圍。其結構鋪排，儘可加以許多變化增飾，或者更參合叢談所記，併而爲一，成爲龍女思凡，託身官妓的一種局面，正復在應具的想像之中。以故，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講，關漢卿的劉盼盼鬧荊州一劇的娘家，——南戲劉盼盼許也是，總算是找出了。這一番記述，恐還不見得是白費的。

張生煮海的娘家，如果不是出於民間的口頭傳說，其蹤影點綴湮晦在不甚相干的或種記載中，大約情形也正是一樣的罷。^④

① 參閱前十二三戰呂布及三十三生金闥條。

② 參閱前二東牆記條。

③ 鄭德璘事，有據綠窗新話，以爲原出唐裴劍傳奇者。

④ 香囊怨說『秀才每不仁不義』計有二劇，『煮海生』之外，那一本是『做一個怨女呵，有臨江驛』。以臨江驛中的崔甸士和張伯騰來比，是不大適合的，崔實係負義，張則非是。也許『不仁不義』是分指的，張用『煮海』的手段，故云『不仁』。不然，這就表示了朱有燬所見的張生煮海，故事情節，和今傳本應有些出入。